

平樂文史資料

平樂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第一輯

平乐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乐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 录

铁蹄的蹂躏 民众的抗击

- 日军入侵平乐的概况……………林科名(1)
- 勇杀日寇……………姚善政(25)
- 唐贵廷斧劈日本侵略兵……………罗学一(28)
- 抗日前后平乐的报刊……………赵国端 李广生(30)
- 中华民族不可侮
- 回忆“追悼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
……………罗树林(33)
- 土地革命时期平乐县农民运动的概况
……………刘瑞松(36)
- 孙团长护卫平乐城……………林柏松(44)
- 平乐县竞选国大代表见闻……………陈基仁(48)
- 回忆金山战斗……………黄正光(51)
- 剿匪期间沙子的招抚情况……………陈基仁(54)
- 平乐县民国时期小学教育情况……………蒋松林(59)
- 平乐协镇署衙门……………陈天云(68)
- 白云庵的观音诞和斋筵
……………胡月文口述 吴之品整理(73)
- 沙子趣联三则……………陈景贤 陈基仁(75)

铁蹄的蹂躏 民众的抗击

——日军入侵平乐的概况

林科名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日军入侵同安镇，十一月二日占领县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撤离县境，其间二百六十五天。这是平乐各族人民备受日军蹂躏痛苦的二百六十五个日夜，也是平乐各族人民奋起抗击日军的二百六十五个日夜，是平乐历史的重要一页。

日军的入侵

一九四四年，日军大本营鉴于太平洋海上连络线，受到美国海空优势的威胁，有被切断的危险。便企图打通由武汉经湘桂与越南衔接，开拓一条“大陆交通线”，以与占据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印度东部的日军连成一片。乃铤而走险，在夏季攻陷长沙后，于八月二十六日设立第六方面军，以冈村宁次为司令长官，指挥第十一军（辖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七、四十、五十八师团）和第二十三军（辖二十二、一百零四师团）以及第二十二、二十三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另加第五航空军的一部份和一些特种部队，总兵力约十八万人，发动桂柳大会战。第二十三军由广东断会向

梧州进攻，然后沿西江而上，入侵柳州，第十一军沿湘桂线进攻桂林。

日军第十一军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攻占全县(全州)后，命三十七师团和第三师团向道县、江永、江华一带运动。之后，第三十七师团由龙虎关——恭城——阳朔，进入桂林地带配合全县方面的日军进攻桂林。第三师团由富川——平乐——荔浦——修仁，进入柳州大道地区，阻隔桂柳的国民党军队，孤立桂林。

日军第三师团于十月二十八日晨在江华的大路铺、竹木桥等地发动进攻。在入侵富川、钟山后，分成两个纵队向平乐进犯。

其右纵队为步兵第三十四联队，师团司令部、野炮第三联队，步兵第六十八联队。这是师团的主方纵队，纵队以步兵第三十四联队为先头部队，配有野战第三大队，工兵第二大队，无线电通讯兵的一部份。先头部队一部分由钟山的红花入平乐同安乡的大冲进入同安圩，一部分由钟山的燕塘入平乐同安乡的迴龙村出沙江，进入同安圩。这部日军冒着连天靡雨，越过险峻的羊肠小道，于十月三十日上午分别通过大冲、回龙进入同安圩。十月三十一日清晨进入榕津，继入二塘圩。这时，日军联队队长钟力大佐来到第一线，即命第二大队为前卫，向平乐县城突进，于十一月二日晨进入平乐县城。在工兵

的协助下，在桂江搭起了便桥，渡过桂江。当晚十一时许往荔浦挺进。这个纵队之兵马持续路过平乐地境七、八天之久。

其左纵队为步兵第六联队，骑兵第三联队，轻重兵第三联队。其前卫为步兵第六联队。纵队由钟山县英家进入平乐县源头地区，越过新开岭进入阳安，走经青龙、桥亭。到桥亭后，则分为两部分进发，一部分由平石村的龙爪冲走经金夹、糯滢，出大扒的金沙村。前卫队十一月二日在桂江金夹塘处抢夺平乐疏散停泊在此民船三十六只，当即强迫船民将船撑到金沙村沙洲搭架浮桥，渡过桂江，占领大扒街。一路直扑长滩，于十一月二日中午占领长滩之后，沿河边而下，到新排楼渡口过江，走经蒼板村到大扒。两路汇集，经塘冲一带，向荔浦进发。这个日军纵队陆陆续续地路过五天五夜。

十一月二十四日，南宁被日军二十三军的二十二师团和独立混成二十三旅团占领。十二月十日，南宁的日军与由越南北上的日军第二十一师团的一宫支队，于绥禄会师。于是，日军打通了通往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桂柳会战结束。日军为了确保“大陆交通线”的安全，仍留第十一军驻守广西。驻桂林的日军五十八师团派出所辖的部分兵力驻守平乐。这部分分别驻扎平乐县城、二塘圩和沙子圩三处。驻扎平乐县城部分，以平乐县政府府署为警备司令部，分兵驻防金于岭，以警戒桂、荔、茶

三江入口，分兵驻防县城东南面的大塘村，以卡住东南隅入县城的大道。驻扎二塘圩部分，以当铺为据点，分兵驻防狗儿山，以警戒平乐，乐塘进入路口，分兵驻防平八路大桥近旁的廖姓住宅炮楼，以警戒平八路入口，分兵驻防范家炮楼（即现在镇政府的旧炮楼），以警戒恭城、沙子进入口。驻沙子圩部分，以当铺为据点，警戒从维新方面进入沙子圩的渡口，分兵驻防天妃庙，以警戒从阳朔、保和村、协中村的进入路口。

驻防平乐三处的日军，在各地成立“维持会”的日军傀儡政权机构，培养汉奸，掠夺物资，搞“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鬼把戏。妄图以此残害人民，扼杀人民的抗战。

日军的暴行

一九四四年，平乐县共有十九个乡（镇），二百一十六个村（街）。遭受日军扫荡、蹂躏就有十七个乡（镇），一百六十三个村（街）。日军所到之处，纵火烧房，杀人劫物，奸淫妇女，抗夫旁役，无所不为。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一）戮杀人民

枪杀。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日军侵入同安大冲，看守仓库的区凤平被日军抓住捆绑起来，拉到同安老圩，枪杀于路旁。沙子安隆陈家榨的陈土

林，铜钟岭的林小狗，何元生为避日军而躲于鸡笼山上，被日军开枪扫射打死。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日军到桥亭的白藤崴掳掠，未入村以前以密集的枪弹扫射村子四周的山岭，从桥亭街疏散到这个村的陈银昌的爱人，怀抱小孩躲在山上，日军的子弹穿死小孩，重伤母体，母子具亡。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五日，日军到安隆掳掠，受到自卫队和民众武装的阻击，恼羞成怒，疯狂报复，见人就开枪扫射。六日清晨日军由义和向保和运动，从义和的竹坡脚处至保和的牛头山的六华里地段，就摆着被日军枪杀死的七十三具尸体。

刺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路过阳安的日军到陶村掳掠时，把抓住村民陶国瑞、陶荣龙、陶麻子（瞎子）和两个老太婆，拉到村边的草坪上，用刺刀一个个捅死；沙子街四方碑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被日军用刺刀撮穿肚腹而死于路旁。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日军窜到福兴乡虎豹村掳物，村民李春荣被日军抓住，被两个日军用刺刀轮番捅刺七刀身亡。沙子街有一个未满周岁的幼儿被日军用以抛刀作乐，他们将幼儿抛高起来，然后用刺刀朝着肚腹刺去，死后还断尸两节。沙子仁里街林姓家中有一个守家老人被日军把头砍断而死亡。

烧杀。日军到阳安陶村掳掠时，纵火烧民房和学校，被日军抓住的村民陶纯庆拉到学校旁边用禾

草包起来，塞进熊熊大火的学校里活活烧死，沙子保和马脚村的一个村民，被日军用禾草包起来放火焚烧，烧得只剩下臀部和肚腹。

开膛剖肚。二塘街二十二岁的自卫队员徐运生，被日军拉到狗儿山脚的小庙里，用刀剖开胸腹，拉出五脏，然后碎尸四块，挂于灯火岭平八路旁的樟树上。平乐镇泰山街姓李的一个单身汉和过路年过半百的一个农民，因无“良民证”而被日军拉到马河先用枪托打倒在地，接着踏在身上，以刺刀捅于胸脯，继而用力往腹部拉，直至五脏进出。

水灌。沙子街坊上，一个姓李的商人，被日军抓住，拉到天妃庙的树林里，掬倒后用胶管从肛门灌水，活活被折磨而死。

薰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上旬，日军路过平八路，放火烧湖洋村民藏放的粮食及其它财物的老虎岩，粮物全毁，守岩的十多人被熏死于岩内。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路过桥亭的日军，以枪头弹连射藏物躲人的东宫岩，至使岩内藏物着火，火烧三天三夜，有二十多人被薰死。日军过阳安鲤鱼山大岩时，用禾草烟薰岩，薰死一个一时逃不出来的女孩。

苦役折磨。日军每到一处都拉夫挑担或拉去修工事。据沙子镇的不完全统计，被日军拉夫不知死活的就有三十人之多。被拉者肚饿没吃饱，天冷没衣添，武装压着强迫整日劳动，稍停歇就用枪托

冲，鞭子抽，甚至当场开枪打死。被日军拉来挑担，不知住处姓名的一老头，到湖洋平八路桥头处，累得实再不能行走了，就被枪杀于路旁。日军撤退后，驻防的金子岭的工事周围，到处留下堆堆骸骨。

活埋。一九四四年冬，驻平乐县城的日军，从外地抓了二十多名自卫队，将其押到马河玉米地里，强行他们自己挖坑，挖好后自己站入坑内。日军把他们当作靶子开枪打，没打死的就活埋在坑里。

（二）奸淫妇女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一个在湖洋新村后山的山马窝躲避日军的妇女，被日军轮奸至奄一息奄后，还用刺刀插入阴部杀死。驻平乐县城日军的一个巡逻组，一天巡逻到上关的南通街，见到一家屋里有两个妇女，就象野兽般地闯入屋内，挥枪舞刀强迫妇女脱下衣裤，进行轮奸，致使两个妇女无辜死于堂屋地上。据一个被拉到日军警备司令部做泥水工的人说，他亲眼看到日军逼着被拉来的女子裸体跳舞。而日军则坐在一旁饮酒作乐，喝得半醉后，就对妇女进行猥亵淫好。

（三）纵火烧房

日军一侵入县城就纵火下关街、东泉街一带民

房。撤退时放火烧毁罗汉街。扫荡、掳掠农村时也任意纵火烧毁民房。福兴乡的虎豹村、排楼村，长滩乡湖塘村，二塘镇的新华村，沙子镇的安隆、协中、沙子等村，阳安乡的阳安街、陶村，桥亭的白藤崴村都遭日军纵火焚毁房屋。仅虎豹村被日军烧毁的房屋达十多间。

（四）抢劫财物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日军路过时每天都派出小股日军到沿途村庄掳掠。一到村子就抢击宰杀牲畜，每到一户就破门而入，翻箱倒柜，砸缸破釜，搜刮民物，抢走粮食。据阳安乡不完全统计，日军从阳安过境五天，驻扎三天，共被劫杀猪牛三百一十六头，吃用和糟踏食油二百一十四担，谷物二千二百担，掳去或烧毁棉被五百八十张，衣物二百〇九件。后来留守平乐各地的日军，在驻地的粮食和禽畜被吃光后，就组织队伍四出附近村庄大肆扫荡、掳掠。驻平乐县城的日军就多次地以武装队伍作先锋，带着上百的挑夫，到长滩、桥亭、青龙、张家、二塘、沙子沿线的村庄进行扫荡劫物，强拉妇女。把抢劫来的实物储存在平乐银行内，专供日军和维持会人员取用，或者拿到街上拍卖。沿途村庄几经掳空。就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夜沙榕津河，突袭三界村，企图以该村为据点，大掳其附近村庄

之物。后被自卫队围击三天三夜。自卫队撤离后，日军则对三界村大肆掳掠，粮食搬完，畜禽吃光，衣物毁尽，家俱和坛罐也被砸破。日军在各地掳掠中，对吃不完、拿不走的则大加糟踏，焚烧稻谷，拉屎尿进油缸，淋煤油入大米和柿饼之中，杀猪宰牛只要四腿瘦肉，其余抛弃路旁。总之，他们吃不完拿不走的，就千方百计地糟踏，糟不了的，也要搞到你吃用不成。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据广西省一九四六年调查统计，平乐县被日军直接杀害的三千五百二十人，染病死亡的四千四百八十人，失踪的三千九百人，重伤的一千四百四十人，轻伤的五千六百人。另外还有二万零四百五十人染上各种疾病。被焚烧房屋七千三百四十九间，被抢掳稻谷六万七千一百二十四担，大米二万一千四百八十担，石油六千三百八十八担，布料一万八千二百九十丈，耕牛三千八百头，生猪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三头，汽车一辆，民船八十五艘。此外，损失电厂一座。加上其它抢掠财物，总计直接经济损失达七十二亿一千多万元。

除此之外，由于日军长期侵扰，广大人民群众有田不能种，有地不能耕，有商不能经，有病不能医，因此，酿成了一九四六年的全县性的严重粮荒和物价暴涨。人们不得不以野菜、黄狗头、芭蕉根塞肚充饥。由于严重地缺乏营养，浮肿、霍乱、痢

疾、虐疾等病到处流行。饿死病死者到处可见，恸哭惨声无处不闻。整个平乐大地是一片“千村薛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状。

日军蹂躏，罪恶累累，人民蒙罪，灾难重重。血海仇，千秋永记，民族恨，世代难忘。

人民的抗击

在日军入侵平乐前夕，平乐县政府组织了县抗日自卫大队，各乡、村也相应地组织了数量不等的抗日自卫队，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平乐沦陷后，平乐县政府转移到桥亭一带，待机抗击日军。各乡、村自卫队也转移山村或化整为零地相继抗击日军。不少村庄的有枪群众见到日军的残暴，更激起了抗击日军、保卫家乡的热情，自动组织起来，或抗击日军或配合自卫队作战。还有一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经常活跃于阳朔与平乐接壤的地带。这三方面的武装是平乐抗击日军的力量。尽管日军装备精良，兇恶残暴，而平乐抗日力量都英勇地对其进行武装抗击。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十四）十时左右，同安乡自卫队队长王铭三带领自卫队，在老圩锅盖岭一带，抗击由大冲向同安入侵的日军先头部队。战斗约半小时，日军接踵而至，寡难敌众，自卫队数遭激退。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晚（农历九月十四）榕津乡自卫队长廖维华，带领三十多自卫队伏于华山峡口阻击由同安圩向二塘入侵之日军。打死日军一人，然后退去。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农历九月十六），国民党军队留下的一个川军加强排，在马鞍山阻击由二塘入侵平乐县城日军的先头部队。战斗一天一夜，日军难以通过，拂晓就绕道坝井、上河，妄图包围马鞍山的川军。加强排发现后，主动撤向排山、长冲一带。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农历九月十六），路过阳安的日军有十四人窜到陶村，一到村边就开枪向村内扫射。该村自卫队负责人陶树枝指挥八十多人，四十多枝枪的自卫队抗击日军，他们由一部分占据炮楼，其余的分两路出村抗击。战斗将近半天，日军狼狈而逃，打死日军一人，打伤一人，缴获三八式六五步枪一枝。中午日军组织上百人重来该村报复，自卫队早已撤离，日军恼羞成怒，纵火烧屋，还把三个村民杀害。翌日清晨，日军又三百多人开到陶村，占据该村后山，包围村庄。谁知村民早已转移，日军白跑一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农历九月十七），在大扒谢公岭布防的大扒乡自卫队，发现日军先头部队集结在金沙村河滩准备渡江时，立即开枪射击。

战斗约半小时撤走。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农历九月十七)，一股日军由长滩沿河而下，在新排楼渡口渡江，自卫队在鱼网埠村后岭上进行了十多分钟的阻击。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农历九月十七)，十多名路过日军，从双合村窜到石面山村。村长欧天朝见到日军向村而来，就带领欧永秀等二十名武装民众立即在村内布防。日军一入村闸门就遭到猛击，无法入村，只得逃回双合村。不久，日军又绕道大岭江洲，企图占领坦山庙岭头高地。这时正遇双合村二十多名武装民众赶来助战，他们分一部分迅速地占据坦山庙岭，分一部分伏于村背山上。日军走近，枪声四起，战斗约半小时，打伤日军一人。日军抬着伤兵逃回双合。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农历九月十七)，阳安乡龙源村自卫队和双合村部分群众约五十人，在龙源河边伏击由双合侵扰龙源的四名日军，打得日军连头也不敢抬起来，慌忙地往回面逃。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农历九月十七)，路过双合村的日军，开枪扫射在大屋巖躲遇日军的群众。双合村的群众立即出动三十多人枪英勇还击。打响后，金马山的陶庆才、陶福劳等十多人从日军后面山高岩寨配合夹击，打退了日军，保住了人民生命的财产。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日（农历九月十八）阳安乡古端村的欧永福，组织了三十多名青壮年，扛上武器，布防于村子周围山上，抗击从双合村来侵扰该村的十八名日军。从早上八时许，一直战斗到中午。日军被打伤一人，抬着逃回双合村。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农历九月十九）上午，日军约四十余人，从长滩往二塘行至二塘镇乐塘村后山，发现狗拗岩有藏物及生猪，则爬上岩口，但不敢进入，于是便在岩口纵火。自卫队排长李树生获悉，就迅即组织陈日友、潘有发、李法生、李桥德等人扛着一挺俄式机枪和几支七九漏壳，由仙公巖赶到狗拗岩，在离日军二百多米远的地方向日军射击，战斗一个多小时，打死日军二人。日军一无所获，抬着两具尸体走向二塘。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五日（农历九月廿）沙子安龙村和附近村的四十多名武装民众，在鸡笼山一带伏击从沙子到安隆掳掠的日军，战斗打响后，靠近安隆的恭城和二塘的一些自卫队赶来助战，激战一个多小时，打伤日军一人。日军难支，抬着一名伤兵抱头而逃。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农历九月廿一日，马田村翟成友、王始业等二十多名自卫队员，执步枪十四支，手榴弹十枚，在自卫队负责人王庆标的指挥下，埋伏在村中长山，抗击从桥亭来侵扰该村的

一连日军，战斗约一小时许，打得日军不敢入村，只得沿龙溪河撤走，自卫队翟龙旻中弹牺牲。

1944年11月6日（农历九月廿一），驻青龙乡龙山屯李氏宗祠的日军闯进郡塘村掳掠，隐蔽在村后山的郡塘村武装群众，看见日军破门入户夺物，有的在果树上摘果吃，莫承芳和莫定严首先开枪射击摘果之敌，接着枪声齐响，打得日军狼狈逃回驻地。

1944年11月7日（农历九月廿二），沙子保和村自卫队在白花桥蚊帐口处，阻击自保和村去高源村、金龟寨村掳掠的日军，激战一个多小时，官僚地主李瑞熊怕惹恼日军而烧他的房屋就强令自卫队激离阵地。

1944年11月8日（农历九月二十三），驻沙子、保和日军往阳朔、兴坪一带移动，自卫队和群众武装在岩口村百步险处伏击。日军见势，将马炮隐于大岭松林之中，然后以步兵分成两路逼近百步险。自卫队和武装民众不畏敌人众多，武器精良，立即开枪迎击，战斗约半小时，打伤日军两人，然后主动激离阵地。

1944年11月10日（农历九月二十五），大兴乡（现青龙）副乡长、乡自卫队长翟寒松，带领郡塘、下盂以及附近村的民众130多人，前往鸡公坳伏击过境日军。日军用机枪扫射，以小钢炮轰击，翟寒